



杂拌集

艾
彤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: 马珂

封面设计: 草丹

·夏耘集·

杂拌集

艾 彤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

湛江市霞山福利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 × 1092 毫米 印张 5.7 字数 144 千字

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418 - 1243 - 9/I·245

定价: 10 元

目 录

卷首片语	1
------------	---

小 说

故里旧事	3
2408 部队出征记	14
烟雨春江绿	22
小小说二题	30
远去的叹气声(外一篇)	34
奇人伍啸天	37
今夜失眠	41
初 泪	43

散文随笔

她又一次勇攀文学高峰	47
红色的悟语	51
故乡那口老井	54
我的母亲	57
名人出书及其他	62
转业前夕	65
夜读《道德经》	68

白头人说	70
刘教授的读写说	72
罗伯尊和《笑林新记》	74
输液瓶下的随想	78
陪 人	81
一位随和朴实的文人	
——沈仁康二三事	84
敢骂林彪是“小丑”的勇士	
——我所知道的侯金镜	88
文坛开拓者	
——易征印象	92
令人难过的悲剧	
——悼念杨干华	95
魂兮,归来	
——送陈堪进远行	98
盗版何时了	101
写给谢烨	104
我看奥运	106
黄牛逛大街	109

艺文杂俎

胡诌的散文	112
-------------	-----

畅销书与性描写	115
话说模式	117
旅游与游记散文	119
序	120
读点古诗文	122
散文乱弹	124
删的本领	126
沉睡的维纳斯	128
“报屁股”文	130
孰优孰劣	131

杂 文

文坛登龙术	132
现代陷阱的真相	134
两不敢批	136
从“誓碑”说开去	137
“三白”与精神文明	139
没文化的笑话	141

童 话

书爷爷奇遇记	143
书的夜话	146

诗 歌

湛江风景(组诗)·····	150
湛江颂(歌词)·····	157

评 论

愤怒的控诉	
——谈李士非诗集《东京纪事》·····	158
墨分五色	
——谈洪三泰的散文·····	161
《长城远眺》的启示·····	163
读肖亦聪的游记散文·····	166
略论古今寓言的创作	
——兼评黄锡安的寓言·····	169
缤纷多彩的童趣世界	
——谈谢丹雅儿童文学集《纸小丑》·····	172
卷尾琐语·····	175

卷首片语

这个集子里有小说、散文、评论，杂凑而成的，故名《杂拌集》。

“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”。人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。“譬应变将略，非武侯所长，未足以贬卧龙。”（钟嵘《诗品》）。更有“扬长避短”一说。我的所短常令我赧颜，我的所长纵使有那么一星点，也是微不足道的。读了这个集子，大略可以看出我的一点长短来。

我早步入暮年，不再争长论短，只求自由自在写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。

我一贯主张作家应该是多面手，要会几副笔墨。

多会几副笔墨，施展才能的路子就宽了，遇到不同的题材便用不同的笔墨，不吊死在一棵树上。

当年关羽取长沙，与黄忠战，只因黄忠多有百步穿杨之能，才与关羽战个平手。

初学写作，切不可独沽一味，要多学习一些写法，各种文体都可尝试；写得多了，慢慢成型，才有可能成为某一文体的专家。

我也曾想做个多面手，几十年前，试写过长篇小说，后又写过寓言、小品、快板、新闻、通讯、相声、活报剧、广场剧和诗。样样都没写好，最后，只剩下散文和评论。其实，散文和评论也没写好，只怕是“歪嘴和尚念坏了一本好经”。

故里旧事

淮先生

小时叫他花名淮癫子，发迹后改叫淮先生。

芷江荣归，轰动全村。村民们瞧着那花花轿子，大箱小笼，好是艳羡。

三年前，他独个回乡一趟，还上我家作礼节性的拜访。见他打火抽洋烟，觉得挺新鲜，一按，啪一声，火苗窜起来，好一阵惊喜。他不识字，带了一个会写文书的随从（广东叫马仔）。我二娘说，小时，他家很穷，跟着瞎眼老娘讨食，背竹箩上金竹山背煤。后来，背着老娘出远门，一去不归，十多年不见音讯。前几年，突然寄信给他堂叔，汇来钱，托堂叔在乡里买田。原来他流落到芷江。芷江是湘西的一个县，距我们村三百多里。抗战时，美军飞机来华和日寇作战，在芷江修飞机场。他先当民工，不久混上一个小包工头，几年光景，大发了。日寇投降了，在芷江举行投降仪式，后在县城建了一座受降石坊。

淮先生回来，一时没地方住，借住我三娘的新屋。三娘家的屋刚建好，便随三叔去了南京。淮先生住进新屋后，又从我家借去一个书架和我父亲书房里的书。一天，我上他家，见书

架放在客厅，书已齐齐整整竖立书架上。走近一看，一些古书和现代小说混在一块，有些书放倒了头，我给他一一摆好。他搓搓手，嘿嘿笑道：

“我是光眼瞎子，别见笑。”

买了田，收了租，日子过得挺舒心。闲来无事，整日东游西荡。他最爱去村里的小学校。他给学校捐了半亩田，当了校产委员。每次去学校，总要换上青蓝色哗叽中山装，上衣口袋插两支钢笔，装个先生样。我们乡下对有身份或有学问的人都尊称“先生”。一进学校，他抢前一步，抓住老师的手上下摇动，握了这个又握那个。乡里不兴握手这礼节，一般是拱拱手，或作个揖，或行个鞠躬礼。学生们见他那握手的样子，觉得新奇又好笑，围住看热闹。正当他弯腰和一位老师握手时，一个顽皮孩子猛伸出手，从他口袋里掏出钢笔，嚷道：

“我瞧瞧，么子玩意！”

这粗野行为被老师喝住：

“没礼教，快给淮先生！”

他收了笔，快快插入口袋，急急离了学校。切不可让别人知道，钢笔里没有墨水，不能写字的……

从此以后，他很少去学校了。

他还爱去村西的长塘桥。桥在三叉路口，桥边一株大树，树下一爿商店，卖杂货，也卖猪肉，店主是我们村一位老农的女婿。每天人来人往，乘凉的，下棋的，聊天的，很是热闹。

一天，几个平日常和他来往的村民，坐在店里抽烟吃茶，见他来了，一个中年汉子喊道：

“淮先生，来得正好！”

“么子好事？”

“打赌。”

“赌么子?”

“赌吃。”那汉子指指桌上一碗煮熟的肥肉,说,“谁一口气吃了这碗里三斤肥肉,墙头挂着的那三斤瘦肉就归谁了。吃不了,或呕了,赔三斤瘦肉。淮先生,敢赌么?”

“我赌!我赌!”他说,露出很勇敢的样子。

他捧起碗,筷子飞舞,把一块块肥肉往嘴里塞,油水从嘴边流下来,肉卡在喉里,想吐,扭头望望墙上的那块瘦肉,瞪瞪眼,腮帮子一嘟嘟,咽了下去。一会儿,碗见底了。他把嘴一抹,提起瘦肉就跑。跑到家,还没进门,哇一声,呕吐了。一头大黑狗闻声冲过来,把他吐出来的三斤肥肉连汤带肉舔了个精光。他病了,躺了三天。他老婆知道了内情,怨他不该如此贪心,他笑笑道:

“不亏,不亏,赚了三斤瘦肉哩!”

临解放时,保甲长没人敢干了,上峰指定他当甲长。回乡数年,虽当了校产委员,缺个“官”字,又没有红印;甲长管几十户,大小是个官。他欣然上任了。

我和姐夫要去长沙,去找他开通行证。这时,时局混乱,出远门要通行证。他叫我们自己写,写好了,他从抽屉里拖出一个红包,解开红包,拿出大印,在通行证上重重地盖了一个红印,脸上泛起自得的光彩。

我在长沙,接家乡来信,得知淮先生倒了大霉,土改中,划了地主;当几天甲长,又划了反革命。五类分子中,他占了两类。原借住的屋退了,被赶去离村里十余里的雷公洞大山里种苞谷。过苦日子的头一年,就饿死了。

前年我回乡探亲,在水井边遇见一个魁伟的青年。弟弟说,他就是淮先生的儿子,如今是村长。我细看,那模样儿还有点像他爸。听说他工作很出色,劳动是把好手,带领全村奔

小康,深得村民拥戴。

哑巴柳溪

高高瘦瘦,脸长,鼻扁,嘴阔,露出两颗大门牙,容貌不雅。他是个哑巴。小时挺俊秀,长到八岁突然哑了,容貌也丑了。父亲是读书人,屡试不第,设馆授业,也教自己的儿子认几个字。给儿子取了个十分文雅的大名“柳溪”。这名只小时叫过,哑了后便叫他“哑巴古”。“古”是音,不明何意,可能是因小时爱哭,由“哭”转了“古”。村里大小大小,连两岁小孩也这么叫。

母早逝。老父在世时,担心他长大后无以为生,便分给他十担谷田,托堂侄世台代耕。世台欺他哑,常从中卡扣,不按时交纳,或不按数供给。他长大了,明白受了欺侮,常冲着世台,指指天,又指指地,拍拍自己的胸口,嘴里哇哇地嚷,样子十分难看。那意思是很明白的,是说天知地知,不要干没良心的事。末了,又伸出右拳头,做个打人的样子。世台是他堂侄,他完全可以用拳头教训教训这个没天良的东西。他没打,他一辈子没打过人。再细看那拳头,拳头下翘起一只小手指,把小手指朝世台晃了晃。那意思也很明白,是骂世台是小手指一般的小人,有鄙视之意。

哑巴古的样子丑,心地却很好,爱帮助别人。然而,他的助人行为常不被人理解,反恶语相向,气得他指天指地拍胸口。

村子后边一溜坡地是菜园,全村的瓜菜都种在这里,半夜里常有人上菜园偷瓜偷菜。瓜主菜主早起上菜园发现了,少

不了一顿恶骂。有些妇女还从家里抱来一块木板，一把菜刀，骂一声，把刀在木板上砍一下：

“偷我的瓜，砍你的脑壳！”

骂声最响亮、刀砍得最凶的是村东的麻二嫂。一天早晨，哑巴古听见菜园里有女人骂贼，一听那声音，知道是麻二嫂，便急急走去。他最恨偷瓜贼，人家麻二嫂是寡妇，种个瓜不容易，怎忍心偷她的！他见麻二嫂很气愤的样子，他也气愤了，站在一旁哇呀哇呀地骂开了。麻二嫂正骂着，见他跑来对骂，以为他就是偷瓜的贼，恼火极了，朝他骂道：

“哑巴古，你偷我的瓜，不要脸，砍你的脑壳！”

啪一声菜刀重重地砍在木板上。他一惊，摸摸脖子，仿佛那刀真的砍在自己的脖子上。心里想，我帮你骂贼，你怎么骂起我来？气得他面红耳赤，青筋暴突，指指天指指地，天知地知；又拍拍胸，凭我哑巴古良心，任你骂去。

从此，遇到受委屈受欺侮的事，不再指天指地，只是翘起小手指，大有不屑理睬的神气。

后来，我知道他曾有过代人当伏的感人壮举，对他更肃然起敬。

一天，我正在看书，忽见哑巴古满脸血痕，急急跑来，对着我二娘打着手势，哇哇地嚷，慌张着急的样子。二娘一时不明意思，正怔怔间，远远望见世台领着几个壮汉子拿着麻绳冲来，她明白哑巴古出事了，立即把哑巴古拉进内室，回身挡住世台。原来为一点小事，哑巴古推了世台老婆一掌，世台带着几个儿子来捉哑巴古，嚷着要绑哑巴古沉塘。沉塘是极残忍的惩罚。看来是吓唬哑巴古的，推一掌够不上沉塘的罪。我和二娘拉住世台，好说歹说，苦苦恳求，才平息风波。

事后，我问二娘，哑巴古为何专找她求助？二娘说：“他对

我家有恩。”

我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有军队过境，从长塘桥经过。二叔正在桥上，一个士兵抓了二叔，要他挑担（抓伏）。正巧哑巴古从桥上过，见了，忙上前哇哇地对士兵嚷，指指挑担，拍拍自己的肩，翘起大拇指，做起赳赳有力状，又指指二叔翘起小指头，做疲疲无力状。那士兵立即明白他的意思，觉得这哑巴有义气，便放了二叔。哑巴古挑着担跟着部队走了。十天后才回来。从此，二叔和二娘对哑巴古另眼相待，常常送点瓜果菜给他。如今他有难，自然来找二娘。

哑巴古享年八十，无疾而终。乡人为他刻石立碑。二叔善书，提笔写了“李公柳溪之墓”六个大字。

二 崽

兄弟俩，兄夭亡，他老二，叫二崽。这小名一直叫到老。

他爸卖豆腐，家境不错，不愁吃穿。刚成年，父母双亡，孤苦零丁了。他不会磨豆腐，把磨豆腐那套家什卖了。别的手艺都不会，犁田插秧诸般农活也不会。除了一身力气外一无长物，唯一能干的是给别人挑煤。

距我们村十多里有个大煤矿，叫金竹山，盛产优质煤，火旺，无烟，无味，家家户户烧的都是金竹山的煤。资江边的麻溪、沙塘湾，停泊大大小小运煤的毛板船，春水上涨时，毛板船装满煤，顺江而下，把煤运往汉口、长沙，益阳。挑煤的路上，川流不息都是挑煤的山民，溅落的煤灰把石板路都染黑了。二崽每天给人家挑两担，吃主人家的，还可得大米两升。他对人能分善恶，不同待遇出不同的力。如果吃得不好，一天挑两

担，天断黑才归。如果吃得好，有点酒肉，就挑三担，一担算义务。村里人知道他这个脾气，不敢在吃喝上亏待他，还顺着他美言几句，他就特别卖力。大多数挑煤的贫苦人都现挑现卖，没有固定的主。二崽从来不卖煤，他垫不出买煤的钱，也找不到买煤的主，只能等人家上门来雇他。不雇他的时候，他呆呆地坐在屋里的一条破凳上，眯着眼，木然地望着前面一堵斑驳的泥墙，老僧入定似的，不知他心里在想些什么。

他生平最光辉的一页，就是当过兵，上过战场。

那是北伐战争年代，唐生智的部队和叶开鑫的部队开仗。唐生智是当时站在革命方面参加北伐的一个将军，叶开鑫是当时站在北洋军阀方面反对革命的一个将军。某日，二崽外出，被过境的兵抓了，闹不清是唐生智的兵抓了，还是叶开鑫的兵抓了，反正被抓了。一去数年，杳无音讯。某日，部队驻扎益阳，二崽去河边挑水，被我们村的人看见，赶快带他到在益阳开烟叶铺子的泽斌家躲藏，几经周折，才逃回老家。原来他抓去后，不会拿枪打仗，便当了挑水的伙夫。问他是哪个部队的，他说不明白，只知一个叫唐生智的和一个叫叶开鑫的打仗；问他走过哪些地方，他更茫然不知了。

某夏夜。一群村民在小坪里乘凉，几个孩子围住他：

“二崽，讲个打仗的故事……”

请他讲故事，他欣欣然，咳咳两声，开始讲了：

“一个大将军叫唐生智，一个大将军叫叶开鑫，两个大将军打仗，一个大将军打败了，在前头跑，一个大将军打胜了，在后面追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一个孩子抢着问：

“他们拿什么刀？”他看木脑壳戏，最羡慕关云长手里的那青龙偃月刀。

“不拿刀，拿枪。”二崽说。

“他们骑什么马？”孩子又问了。他最羡慕关云长骑的那赤兔马。

二崽答不上来，火了：

“莫吵，细伢子懂么子？”……

我参加革命后，读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，文中有一段讲唐、叶打仗的话：

“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看牛时打起仗来，一个做唐生智，一个做叶开鑫，一会儿一个打败了，一个跟着追，那追的就是唐生智，被追的就是叶开鑫。”

每读到这里，我不由笑了。那二崽说的故事，和湘潭一带的小孩子做的游戏正是一样的。只是二崽把打仗两方没区分好坏，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知道参加革命的打胜仗，反对革命的打败仗，有个爱憎之分。

解放后，二崽是五保户，分了田地。他不会耕种，仍替别人挑担换工。

几十年来，人们在谈论某某人无用的时候，常常提到二崽这个名，“二崽”成了无用的代名词。

照疤子

敝村多奇人。有德有威望的奇人，当首推李世照。他高大魁伟，相貌堂堂，爽朗豁达，幽默诙谐，为人随和，待人宽厚。面有疤，人皆称照疤子。

他家原住肖家冲，离村里许，地偏僻，四周无邻居。附近有巨贼，常招来同伙，深夜来照疤子家窥伺。照疤子每探得贼

将至，事先将茶点置门外，迎候贼仔，或隔墙与贼对话，晓以利害。贼见防范甚严，且感他相待诚挚，乃相约不再犯，并常以赃物相赠。他不受，叹道：“此处不可久居，防贼尚易，久之必成贼窝。”乃迁回村里。

村四周多竹山。照疤子每巡竹山，入林必高呼：“有人砍竹、挖笋否？”意思是让犯事者闻声逃避。某日，钟某盗他家山竹。他进山，见钟某，即避路旁，等钟某走后才出来。人问何故，他说：“他刚入我山盗竹，相遇彼此不便，故避开。”

一天，有人登门有事相求，途遇他挑粪下田，问：“照疤子家住何处？”他指指居处，便从捷径归，来人刚至，高呼：“照老爷在家吗？”他出应，赫然挑粪人。他笑道：“照疤子在此，照老爷也在此！”

他农闲时常贩货，做点小生意。一天，他和村里几个人自宝庆贩货归，过山口关，被关吏刁难，他愤然率众将关捣毁，并侮辱关吏。他被捕，捉住公堂打屁股。用刑剧痛，急中生计，用二指于双腿中伸出。执法衙役见状，似心领神会，板子巨响击向地面，无一触及皮肉。刑罢，他自公堂退出。衙役尾随追去，悄声问道：“你既许钱两吊，为何不付而行？”他答：“岂有此事！”衙役出二指相询。他笑道：“用刑剧痛，我无奈出二指以护，非许诺也。”

又一次，他贩姜路过兰田，遇我村与兰田人耕牛纠纷。旧时农家极重耕牛，我村素有牛会，失主报案，牛会必全力追获，予以严惩。这天，贼偷牛，追至距村三十里的兰田抓获。当地人藉口侵犯其权，牛不肯退归，双方争执，相约于天王殿开会协商。兰田人众，气势汹汹，我方讲话多被打断。照疤子见状，跳上高台，拱揖四方，开头数语，批评我方追牛不与当地交涉，讲明原委，实为失礼。兰田人见穿草鞋着补丁衣的农民上